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Romain Rolland

名人传

【法】罗曼·罗兰 著

林文范、白梅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RENWEN ART PUBLISHING HOUSE
www.jswenart.com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Romain Rolland

名人传

[法] 罗曼·罗兰 著

枕戈 龙红梅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人传 / (法) 罗曼·罗兰著; 枕戈, 龙红梅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415-5

I. ①名… II. ①罗… ②枕… ③龙… III. ①贝多芬,
L.V. (1770~1827) — 传记②米开朗琪罗, B. (1475~
1564) — 传记③托尔斯泰, L.N. (1828~1910) — 传记
IV. ①K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4567 号

书 名 名人传

著 者 (法) 罗曼·罗兰

译 者 枕 戈 龙红梅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邹晓燕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415-5

定 价 3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罗曼·罗兰的生命变奏

陶 林

能够主持翻译罗曼·罗兰的作品，曾经是我梦寐中的事。在少年时代，我记得曾亲手录过一个名人名言集，其中很多的段落，都来自罗曼·罗兰的作品。当时每每写作文，我总喜欢在文章中的开头或者结尾引用一段“罗曼·罗兰说”，以彰显作文的品位。这点，除了因为我的急功近利之外，还因为罗曼·罗兰先生文辞与文采实在是好。无论是法文原文，还是被翻译成中文。即便读者未必很深刻洞彻作者的深刻奥义，但还是无法抵挡罗曼·罗兰巨大的文采魅力。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年1月29日—1944年12月30日)，法国现代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传记作家、音乐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他出生在法国中部一个家境还算殷实的中产家庭。他的父亲为了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在1882年把全家搬迁到了巴黎。举家迁徙到了巴黎后，最方便的一件事，就是可以让罗曼·罗兰投考赫赫有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提起这座至今依然用“师范学校”来命名的大学，实在很了不起。它大概是全球最

“小”的老牌名牌大学了。从成立之初到现在，每年巴黎高师仅仅招收大约两百名学生。因此，任何时代，它全部的在校师生加起来，人数不会超过两千人。就是这么一个永远两千人的小小的学校，却培养出了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八位菲尔兹奖获得者。另外，我们熟知的现代生物奠基人巴斯德、著名哲学家萨特，以及福柯、布罗迪厄等多位世界文化界、思想界的大家，都是该校校友。我们倒不必为高师的传统刻意蒙上什么神秘的色彩，但它的姿态的确一直很高，就是冲着培养法国产世界级的大知识分子而去。这种态度，是很多大而全的学校所不具备的，这是一个“小学校”的大志气。

因为招生人数非常有限，所以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自然也非常严格。在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写一位人物屡次投考高师的经历，也正是作者本人真实的写照。法国有长期专制统治的文化传统，其社会文化生活某些方面很类似于中国，法国的高等学校升学考试也很像高考。像高等师范学校这样的大学，是法国人心目中的顶级名校，入学考试，自然也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罗曼·罗兰举家搬到巴黎来，提升了他的教育水准，也方便了他的投考。即便如此，一共复读了三年，也就是考了三次，他才得以考上这所大学的历史学专业。

罗曼·罗兰于1889年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值得一提的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传统：那就是为了防止学生的“学历崇拜”，它从不发毕业文凭。每一届毕业生，学校都统一发一个同年的校友名册，表示某人在该校读过书。需要使用文凭的学子，可凭借这个名册到另外一所大学（以高师的信誉，可以是全球任何一所大学）去登记注册，进行毕业考试，从而获得

一张该大学的文凭。这种奇特的培养方式，保持了高师学子对学问的纯粹态度。“混文凭”这件事，在巴黎高师这种不发文凭的制度下，就显得毫无意义。罗曼·罗兰在毕业之前，获得了高师发给的一笔奖学金，去了意大利的罗马攻读研究生，主要是学习古罗马艺术史的古籍资料。从罗马大学毕业回来后，他得以在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教授艺术史，并从此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1898年起，他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逐渐成为一位驰名世界的大作家。

由于受到了当时欧洲最为正统、最为精英化的文科高等教育，罗曼·罗兰的写作起点自然很高，作品格局也很典雅。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古典主义文风的拥护者，与法国当时流行的自然主义以及现代主义文学风潮有点格格不入。罗曼骨子里，是一个拿文字当音乐谱写的诗人型作家。他酷爱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贝多芬等人的音乐作品，也非常崇拜托尔斯泰和雨果，把这些带有时代巨人气质的艺术大师作为自己的人格标杆。作为托尔斯泰的忠实粉丝，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青年学子罗曼·罗兰凭着一时热血冲动，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求教人类前途的种种问题。连他都没有想到，名震全球的托尔斯泰居然回信了，而且以“兄弟”相称，洋洋洒洒回复了一封二十多页的长信。这封信，对罗曼·罗兰的一生影响巨大。

在去信中，罗曼·罗兰带着青年人特有的凭虚蹈空，询问托尔斯泰道：

然而，我完全可以通过双手的劳动，在使别人幸福的同时，同样好地、甚至更好地获得幸福。可是您为什

么要我为别人的幸福和我自己的幸福而行动、而工作、而操劳呢？总之，为什么要延长这种生活呢？通过工作，我忘却了自我，可是我仍然活着，我也使别人活着。我将有孩子，他们将像我一样痛苦，直到有一天他们像我一样，看出幸福就是忘我，就是不再思索，这种状况才会完结。为什么不能马上解决呢？您取消了死亡，却保持着一种生命，这种生命之所以有价值，仅仅是因为死亡奈何它不得。为什么不同时取消死亡和生命呢？而这正是艺术所赋予的：行动的死亡，思想的死亡，同时也就是死亡的死亡。那么，和空虚的行动比较起来，为什么出神入化不算最高境界呢？

托尔斯泰在回信中回答他道：

您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体力劳动应该被我们当作真正幸福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否应有意放弃在您看来与体力劳动毫不相干的科学和艺术活动？对于这些问题……我从来不把体力劳动看成是一种原则，而把它看作是道德原则的最简单、最自然的体现，也就是一切真诚的人首先应该具备的道德实践。

托尔斯泰还向罗曼·罗兰指出：

人类最大的幸福，人生最幸福最自由的时刻，正是发扬忘我精神和友爱精神的时候。理性在人身上找到

了可能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而感情则起了促进作用。

受到这封信的影响，罗曼·罗兰开始果断地把自己变成了类似托尔斯泰的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巨匠；同时，也变成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从此矢志不渝地走上一条终生不辍的创作道路。

像那个时代大部分青年人一样，在年轻时代，罗曼·罗兰喜欢思考革命、群体、社会剧变这样非常大的课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他是一个秉承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主潮思想的个人自由主义者，写作了主要取材于法国大革命的《革命戏剧集》，包括《群狼》(1898)、《丹东》(1900)、《七月十四日》(1902)等八部剧本。在这些剧本中，罗曼·罗兰把个人的境遇放在革命风暴中进行反思，深感于特别是脆弱的个人面对汹涌的群体暴力的无力。他非常害怕那种集群主义的制度妨害个人的“精神独立”，并写下了不少的论文来阐明自己的见解。

这一时期，罗曼·罗兰的写作深受欧洲古典音乐的浸润。他置身于其时的欧洲，也正好处于古典音乐的巅峰时期。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前辈大师的身影依然屹立着，李斯特、瓦格纳、勋伯格、德彪西的现代音乐方兴未艾。兼职从事音乐研究与批评的罗曼·罗兰，久而久之，就被熏陶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气质非常浓郁的精神型作家。同时，在公共文化角度，他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老欧洲知识分子，推崇个人主义、推崇自由主义，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受精神导师托尔斯泰的影响，开始走向一条力主反对一切战争、反对一切暴力的行动之路。

在陆续写作《革命戏剧集》早期主要作品的同时，罗曼·罗兰

还开始动笔写作了自己的代表作，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完全采用了古典交响乐的结构，塑造了一位性格有点像贝多芬的古典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描写了他富有力度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了追求人生的意义而奋斗不休。全书犹如一部庞大的交响乐，每卷都是一个有着不同乐思、情绪和节奏的乐章。由《约翰·克利斯朵夫》开始，罗曼·罗兰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变奏式的小说风格。凭借着这部气势磅礴的作品，他荣获了1913年法兰西文学院文学奖。也正是在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同时，罗曼·罗兰开始动笔写作他心中的三部人类英雄传记：《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这正是本书所收录的三部作品。

只要稍稍用心，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贝多芬传》与《约翰·克利斯朵夫》有着很强烈的互文性，强烈的生命感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对自由精神的不懈追寻等等。而《米开朗琪罗传》则可以看成罗曼·罗兰在罗马留学，研究古代艺术史典籍的一项成果。通过思考米开朗琪罗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罗曼·罗兰深感一战之前的欧洲文化气息的衰败，个人渐渐被历史的洪流淹没，内心也有无限的迷惘。1910年11月20日，托尔斯泰的离家出走与去世，给了罗曼·罗兰内心很大的震动。他开始认清楚，自己欠缺的，或许就是像托尔斯泰这样果断的行动，在第二年，他开始写作《托尔斯泰传》，这部书与《贝多芬传》的文风很有区别。《贝多芬传》显得热情洋溢，充满了生命的力度，而《托尔斯泰传》却很像传主本人，沉郁而宏阔，充满了对生命的叩问。

就在《托尔斯泰传》写完不久之后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战争爆发之前，因为需要照顾年迈生病的母亲，罗

曼·罗兰暂居在瑞士日内瓦。由于瑞士是中立国，罗曼·罗兰得以摆脱法国民族主义者日益高涨的“喊战”情绪，写出了一篇篇反战文章，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毫无意义、非常荒唐的战争。这些文章，后来收录在《超乎混战之上》和《先驱者》两部反战论文集里。由于这些文章与法国主流的情绪很相悖，知识界普遍指责罗曼·罗兰背离国家、只图自己安稳不愿置身其中、喜欢趁着国难说法国的风凉话等等。总之，清议之声铺天盖地向他袭来。罗曼·罗兰并不为所动。

1915年，瑞典文学院将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罗曼·罗兰。很可惜的是，这一决定遭受到了当时法国政府的反对。尽管这个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政府一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但似乎和日后任何一个反对本国作家获得“诺奖”的政府并没什么两样。

一直到第二年的11月15日，罗曼·罗兰才从瑞典文学院获知得奖的消息。得知自己获奖以后，他答复说：“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的，它是属于整个法兰西人民的。如果这个荣誉有助于传播使法国在全世界受到热爱的各种思想，我感到幸福。”随即，他将全部的奖金捐赠给了国际红十字会和法国难民组织。

事实上，不仅面对法国如此，由于坚决的反战态度，他的立场同时也受到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等人的指责。当然，来自敌国作家的批评，罗曼·罗兰更是丝毫不为所动。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变化，最终充满了戏剧性。一直关注着社会主义运动的罗曼·罗兰，迎来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胜利。俄国的革命成功，对于罗曼·罗兰而言，此前是毫无心理准备的，但是因为关注着托尔斯泰和俄罗斯文化，他一直关注俄国

的变化。从内心深处，罗曼·罗兰衷心希望俄国革命能为世界真正开辟新的气象。在十月革命后不久，罗曼·罗兰就公开表示了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敬意。不过与此同时，他又担心革命的群体运动会导致暴力的蔓延、妨碍个人的独立，因此发表了著名的《精神独立宣言》，向革命者们隔空喊话，呼吁革命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那时候的罗曼·罗兰已经放弃了中立主义的心态，日益左倾了。他与法朗士及巴比塞等著名作家一起，公开反对欧洲各国对俄国革命的干涉行动，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一战结束后的十余年间，罗曼·罗兰获得了重返法国的自由。他处于一生中最为平静，也最为迷惘的一段时期。他目睹了西欧文明不断衰败、退化，见证了苏联的建立，也见证了法西斯德国的日益兴起。对于苏联的发展，他内心充满期待；而对于欧陆日益高涨的法西斯主义，罗曼·罗兰则决定将有所行动。1931年，他发表著名的文章《向过去告别》，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觉得自己太执着于思考，必须果断行动，积极投身到反法西斯运动当中去。1932年，罗曼·罗兰参加了世界反法西斯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指责法西斯的侵略性、野蛮性，也非常乐观地力挺苏联，说道：“苏联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的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

在这段时间内，罗曼·罗兰陆陆续续完成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母与子》四部曲——《阿耐蒂和西勒维》（1922）、《夏天》（1924）、《母与子》（1927）、《女预言家》（1933）。这部小说主要是回忆个人生命经历，其呈现出的思想已然非常左倾了。

193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罗曼·罗兰开始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访问苏联。由于苏联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幻莫测,加之法国思想界对苏联的诸多不解,罗曼·罗兰不得不应高尔基的邀请,携着妻子(他的妻子是一个俄罗斯裔女子)一起访问了苏联,并得以与斯大林等苏联高层见面。

罗曼·罗兰和随后法国作家纪德的访苏,是西欧知识分子对待、认识苏维埃俄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罗曼·罗兰通过托尔斯泰,得以触摸俄罗斯文化的灵魂之根,从而走上一条带有强大灵魂质感的艺术创作道路。他本人对苏俄有着天然的亲近之感,但是,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那些令他不愉快的真实,却又带给他另外的感想。访问苏联结束之后,罗曼·罗兰实事求是地写了几篇褒扬苏联建设成就的文章,然而,他最真实的感受却以秘密日记的形式写下来,并妥善加以保存。他曾立下遗嘱,要求后人在五十年以后才能打开这部日记。1939年,对革命热情重燃的罗曼·罗兰发表《革命戏剧集》的最后一部作品——历史剧《罗伯斯庇尔》,依旧兴致不减地赞扬了法国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性,对未来充满了乐观。

因为不满瑞士国内日益高涨的法西斯主义气息,1937年9月,罗曼·罗兰返回法国,到自己的故乡克拉木西小镇定居。三年后,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在法国建立了傀儡政府。因为一贯的反法西斯立场,罗曼·罗兰本人被盖世太保严密监视,软禁在家中。他的名单登录在了秘密警察头目希姆莱的备忘录中,这位年迈的老者停止了任何写作,随时做好走向集中营的准备。或许是他声名太大,或许是他太老了,除了软禁,法西斯政权倒也没太多迫害这位老作家。到了1944年8月,盟军赢得了诺曼底登陆

的胜利，长驱直入，解放了法国，罗兰才得以重新获得自由。1944年12月30日，见证了反法西斯胜利的罗曼·罗兰，在家中安然谢世，享年七十八岁。

时隔五十多年后，苏联解体，罗曼·罗兰当年访苏所写的秘密日记被世人打开。人们从中阅读到了诸多无法掩盖的真相：罗曼·罗兰对极具权威的斯大林和个人崇拜充满了怀疑，对苏联国内的专制和混乱导致的滥杀无辜感到惊悚，抗议那种把人分门别类加以对待的歧视压迫制度，对高尔基那种被太多荣誉和掌声包围起来的生活也感到窒息。后来，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最愤慨却又不得不遏制下来的痛苦：

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说的欲望……

在苏联解体的二十多年后，我们阅读到罗兰的这句话，依然能强烈感受到这位艺术大师那剧烈挣扎、惊心动魄的内心战斗。而正是这些欲言又止的肺腑之言，让我们倾听到了罗兰生命变奏曲中最强烈的轰鸣。

由于傅雷先生的译介，罗曼·罗兰大量的作品得以在国内翻译、出版。尤其是这部饱含他生命能量的《名人传》三部曲，广为中国读者熟知，也广为流传。我在中学阶段，身处一个非常偏远的小镇，都曾买来阅读过。可见，优秀作品独具穿越时空的魅力，自然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前辈大师的译笔是一座巍峨高山，

我们仰望之，受其润泽，希望有所长进和新得。

本书邀请到湖南大学的枕戈先生和龙红梅女士两位学者进行翻译。枕戈先生一直致力于现代汉语诗学的构建，希望能继承海子所开拓的现代汉语新气象。这次翻译工作，也是他努力的一项尝试。得先驱者文思之精髓而传承，是每一位文化人的使命所系，有幸同行，幸甚至哉。是为序。

2014年10月1日

于海滨寓所

目 录

序 言 罗曼·罗兰的生命变奏(陶林) \1

第一部分 贝多芬传

原序 \3

初版序 \6

第一章 \9

第二章 \15

第三章 \21

第四章 \27

第五章 \37

第六章 \45

贝多芬遗嘱 \55

书信集 \59

第二部分 米开朗琪罗传

原序 \79

上篇 战斗 \83

一、力 \83

二、力的崩裂 \105

三、绝望 \121

下篇 舍弃 \139

一、爱情 \139

二、信仰 \165

三、孤独 \182

尾声 死亡 \194

后记 这便是神圣的痛苦的生涯 \201

第三部分 托尔斯泰传

第一章 童年 \205

第二章 少年与青年时代 \210

第三章 从军 \217

第四章 早期创作:高加索山脉的故事 \220

第五章 塞瓦斯托波尔:战争和宗教 \229

第六章 圣彼得堡 \236

第七章 《家庭幸福》\245

第八章 婚姻 \249

第九章 《安娜·卡列尼娜》\257

第十章 危机 \264

第十一章 现实 \275

第十二章 艺术与良心 \279

第十三章 科学与艺术 \285

第十四章 艺术与理论:音乐 \297

第十五章 《复活》\311

第十六章 宗教与政治 \317

第十七章 老年 \330

第十八章 尾声 \344

译后记 民族的“心魂”与汉语法则的重建(枕戈) \352